論語經正録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朱子語類寓錄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

又賀孫錄凡以勞苦之事役使人己須一面與之做方可率之如勸課農桑等事須是己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其句當方得

饒雙峰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不便於己之事所以易倦況子路勇

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夫子以無倦勉之

王宇泰曰問勇者喜於有爲如何又易倦曰喜於有爲祇是意氣程子云此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所喜無所猒祇平平常常爲之始是無倦是爲可大可久之事業是蕩蕩平平之王道

鹿伯順曰論政而以身先非好爲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天地間不易之機緘無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以難者政以易倦也先勞豈一二日可報最者

請益二字原自不患旨

孫夏峰曰上下文祇一意聖人非因子路所長廸以先勞是萬古治亂盛衰之所繫非因子路所短益以無倦是萬古自治而亂自盛而衰之所繫

陸稼書曰先勞隱時不然隱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處變先勞不專為民而然實己自當盡之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後一層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

朱子文集答李守約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許白雲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注意作三節說
或問有一家祇就有司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
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
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
曲詳盡
崔東壁曰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
法太密則人皆有慮患避事之心以因循爲得計而
事之廢弛者多故小過不可不赦也庶官不得其人
則雖先之赦之而亦遊忿於事故所重尤在舉賢才
有一官即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
政舉畢周公立政之篇所以必以三宅三俊爲要務
也此雖爲爲宰者言之其實治國治天下皆若是而

已矣

饒雙峰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己之聰明爲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其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俊乂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十盡我知恩自我出邪嗚呼大哉

胡敬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孫夏峰曰以天下之治付之天下之人至用天下之人亦仍付之天下之人總是持覽大尙體要我與天下俱遊於簡易之中

汪雙池曰夫子告它人爲政皆矯其所偏此告仲弓爲政是救其所近先有司赦小過皆寬洪簡重之道也

又曰仲弓慮亟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亦是心眼大處及夫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則廓然大公仲弓之慮適見其小矣祇我知我舉人知人舉便已亟所不包謂人感我好德之心而各舉亦可謂人知之而告我亦可謂我所舉之人汲引同升亦可即我未及舉而它人舉用亦可總之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主一偏徒見紛遝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子語類植錄事不成是縱說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並此理亦無交禮樂是事之理安頓得齊整有次序便是禮無乖爭之意便是樂

又太錄僩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

又寓錄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父也以兵距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

顛沛非亂禮樂如何興刑罰如何中明道所謂一事

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

又（安卿錄）問胡氏之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事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之做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熹嘗問李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祇爲爭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祇看輒之

心如何爾若輒有距父之心則固甚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距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豪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距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爲患愈大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距得辠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

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祇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祇是一逃而去之便要一事都不見其它方是直截

冉蟫菴觀祖 引劉氏曰或問孔子正名當何如曰使衛君虛心待夫子爲政人不與適政不與閒惟惓惓於父子一本之恩感動主心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翻然悔悟迎父瞶而遜之位蒯聵卽晏然受之猶愈於輒之立也或曰均

一叛父也舍輒而立蒯聵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衛輒言
非爲蒯聵言當立也蒯聵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
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
君之外事是重之逆也使蒯聵稍有人心旣反國而
不自立然後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
盡其道庶幾名分㴱而人倫正矣曰使以夷齊之義
揆之則父子俱所廢以立公子郢爲正乎曰廢輒立
公子郢周天子義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春
霍光廢汝愚乎曰以孔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
權不至爲霍趙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則已父父子
子矣何必郢賢然而衛雖待正而孔子終不仕衛者
亦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

爲善也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
王船山曰胡氏立郢之論雙峰辨其非是甚當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貴戚之卿可以據馮厚齋所攷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年之後雖貴戚之卿爲之已晚矣春秋書齊弒其君商人商人弒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弒豈有十二年之後業已爲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於衛輒之廷矣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　輒之辠不在於得國而在於拒父則靈公初薨輒未偁兵以拒蒯聵即爲天子方伯者立輒亦無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

義抑輒而使立焉仕蒯聵於王國可也迎蒯聵以終養可也蒯聵怙惡不聽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子之所以君孤竹也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為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亦就其既陷於舉之後弭其距父之惡玄禰祖之名迎父以歸養而已蒯聵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逆南子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為之相則蒯聵之安於歸而就養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蒯聵歸而不戕之日為臣子者何事豫為非常之舉動輕與廢立之為哉

用語謹案胡氏之說朱子集注載之饒雙峯
謂若欲行此須是孔子爲衛世卿而有權力
王船山亦以巳爲之臣而行廢置爲疑皆於
朱子之論未審朱子荅范伯崇云進退可否
祇看輒之心何如若輒有距父之心則固要
可論若有避父之心而必辭則請命而更立
君可矣又語類云須先與斷約如此若輒不
能然孔子決不爲之臣是所謂夫子爲政者
是輒改過遷善舉國以聽而後爲之正名也
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者
是輒避父辭君位不居而後如此行之也使
輒不悔禍孔子決不爲衛國之政胡氏以子

路會輒之會爲非義意可知矣安得以世卿
易位廢置之說相比而議之哉

黃薇香曰蒯聵悲幾諫號泣之誠以刃刼母迫其父殺母手以登臺力窮而奔出奔以後其父若母必徵成其平日之不孝而辠愈彰靈公受晉趙鞅援手之辱誓不服晉民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蒯聵奔晉主鞅既失子道復援敵以覬覦之謀尤衛人所心疾者靈公既卒國人以嫡孫當立而立之蒯聵於父喪未葬以讐師襲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趙鞅有積忿於衛因俗之以誅滅蒯聵使不能止之衛人於是欲距鞅不能不距聵公穀二傳有以王父命辭父命之文此衛人距敵之說不得已而出此也厥後

蒯聵返國周之命辭有曰弗敬弗休曰悔其可追益見聵之立非周天子意矣冉有子貢子路皆聖門高弟疑夫子之爲衛君疑讓國將貽後怨而以名爲難正豈不謂使輒讓國犯其所難而事未必行卽使輒能讓國而告之天王詢之衆議得國決非蒯聵此子路所以言奚正子貢所以直窮其怨與然則夫子以求仁責輒何也蓋聵之不宜得國公論也非輒之所得言也輒苟悔距父之非心所安惟有讓國於父而己讓國於父非己所得專告之天王詢之衆議而父之能得國或不能得國付之公論而已輒所爲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利國之心也若夫子之籌畫衛事必有進於是先儒謂夫子必使

輒讓國於公子郢或謂輒不得棄父讓郢祇可逃而去之或又謂公子郢後不肯立惟別立一人而輒以身從父或又謂春秋經既書世子則國為世子之國或又謂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也正名是教子路之不仕衛俱於事情未核式三謂蒯聵不諫母而忍於殺忘父之讐倖父之死乃依其彊大以求入此舉之彰明較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縱讓國而聵之不宜得國可知聵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誰當是時奉周天子之命以平定衛難明告聵以不得立之義聵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之誠聵之怒必解聵怒既解而知己復惡得國之勢將有改圖為聵計者必謂國立宅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輒

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為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荅子貢之問是也若蒯聵就養而輒得立聵不斁已然之父以爭國輒不距出亾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

吳可堂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舉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措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黃薇香曰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亟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

王方麓曰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衛國之人以蒯聵得辠出奔而輒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聵來爭遂至以

兵歫父陷成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
祇緣不能辨義正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
故夫子因子路問爲政奚先而荅之曰必也正名葢
以爲事莫先於此也

孫夏峰引或曰須想正名幷一層正則必不可苟苟
則非正全在心術隱微反求天理人情恰當處衞輒
歫父總是苟且得國總是心不正根源一壞縱鋪張
治具到底事事錯亂孔子先正名卽拔本塞源之洽
不如此必不可以爲政

李厚菴曰正名者如告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子路亦知夫子意有所指而遂以爲迂此所以李
事亂邦而不悔也夫夫子而爲衞則必待衞君感悟

而求所以處於父子之間非特正其名而已也顧聖人之辭從容含蓄言正名則實事在其中矣子路未喻其意以爲夫子當此之際而欲正名則空言而不可施於事夫子言如此者正欲使其可行也夫人倫乖亂則發號施令其誰服之率作興事其誰勸之教化刑賞以何爲據不可一日而立於臣民之上矣奚其爲政哉

姚惜抱曰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它使不仕孔悝此事不可曉攷孔子在衛與子路論爲政時其時孔氏乃悝之父文子蓋子路尙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肎要言於小邾叛臣始與季氏不合而去檀弓子

路公督章正此時事意至於衛爲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者豈由預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在衛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且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金仁山曰所賢學於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爲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四方之民至焉用

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葢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注疏也農圃同一事秦所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

陳器之曰問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厭樊遲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輔漢卿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

王方麓曰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復見禮義信不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曰好正見禮義信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襲取一

時敬服用情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惟知爲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教爲主爲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爲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黄勉齋曰問詩三百篇人皆讀之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邪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爲人邪爲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壹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王方麓曰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

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之漢初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僻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

黄薇香曰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舉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好惡一事之興廢而大本著矣政之由本而推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以正萬民而宏政之用詩則備舉斯民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使誦之者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必出於至纖至悉大學之所謂絜矩孟子所謂得民心有道者胥具於此故夫子望其授政而達也使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是專對之道也專對望

於學詩者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溫柔雖有相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敦厚博而不闇於理雅而不病其俗皆詩之教也其不能者口誦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鹿伯順曰解在大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可易正己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

王船山曰其身正矣言必正言行必正行利欲不能干邪說不能惑則不待施教於下而臣盡其官常民守其恆法自然化行而俗美矣如其身之不正也雖秉正以施令而習尚且成法徭勞而刑亦不畏其執從之故爲政不在多言惟力行而已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蔡覺菴曰案史記載此語在魯哀公衛出公之季時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衞之父不父子不子二國之政甚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鹿伯順曰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慎刑甚有道也今君臣父子之間綱紀淪没夫子此歎意微而顯

王船山曰魯與衛其不自彊力而役於大國勢之相若也其或亂生於君臣或難發於父子甚道之情事亦相若也乃自其政言之則先王先公之典皆出於文武成康之制而姦邪雖執國柄猶多君子以存其典禮而不敢過爲變㳒亂紀之事誠得而爲之以變

奢者變衞可也而惱乎其不知救將絕之治統於十一也

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朱子語類謙錄之公子荊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爲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荊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不足言在公子荊能如此故聖人偁之

王宇泰曰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公子荊始有時便曰苟合於心已足要不求完

矣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撙節日引月長自然富有而公子荊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術之且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金仁山曰制田里薄賦斂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則晝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廛之制薄賦則省徵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立學校明禮義此教之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教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不肆教

之義以制事使之悉由於當行之方而不越

孫夏峰曰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辠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案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而推言其弊尤見不可不富不可不教之意

陸稼書曰庶哉一歎是老安少懷之心富教是安懷實事不庶亦應使富未富亦不可遽教庶富教雖有次序祇重在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卽

學校亦未有異民之學整理尚易此望之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海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彊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敎之彼將自爲敎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之意也富敎之道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毋有不復問今處古制旣湮之後須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秊有成

湛甘泉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秊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

張南軒曰三秊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

汪雙池曰三秊者一成之候古者三載攷績有成者盡法制品節之詳悉裁成輔相之道政立於上民化於下爲政者至此無復更有作爲但使敎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漸摩日深而仁可至

楊賓實曰三秊有成成是綱舉目張未能無一民之不仁也堯舜文王孔子若承大亂之後而爲治皆須世而後仁正與後章王者無異非有優劣也

王船山曰朱子謂聖人爲政一秊之間想見已弊不好之事都革得盡不如南軒所云三秊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爲淺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者任天下事將平日許多悲天憫人之心因乘權得位迫爲更張祇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

落矣想聖賢開治平之業與爲學一致爲學必先存理而後欲可遏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本以貞勝於敬義而慎獨之功乃以不惑爲治必先建德而後弊可革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國則兔罝之野人江漢之游女亟患其雄心治志之不一向於正也醫家有殺氣昌之說正合此理若悁悁然以革弊爲先恐烏附硝黃之以誤人不少況當夫子之時尤久病羸弱之國不可以壯年盛氣之恣療之者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朱子語類義剛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如此其淺淺在人善人積累百年自能

使人興善不陷於刑辟如漢文景如此後海內富庶豈非勝殘去殺如漢循吏亦有效陳太邱卓茂魯恭一縣令亦能如此思其所以致此效處如何

任雙池曰惜大成裕明化有功二者難兼使善人而充之以學則經綸設施何待百年而效亦不止此柰明化之人或英明太過不能如善人之循循善人故聖人深歎善人之化也然此言也其亦以王者不可得見而思其次抑睹當世政刑之治而惕然於中有王者必世而仁善人百年而勝殘去殺王者親賢樂利可垂數百年之久而爲萬世法善人勝殘去殺善人一沒而治績隨熄矣蓋百年之間浸灌以幾一治而無詐謀遠圖足以維持長久無盛德大業足以貽

示來茲此終以其質美未學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而升治道於大猷也

用詰謹案上條朱子教門人思善人之質心實政故云不必較聖人善人之優劣此論善人不及聖人外注尹氏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子語類纂自一身之仁而言之此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此道理浸灌透徹

鹿伯順曰中庸悠久所以成物即此意

王船山曰仁者痌瘝相知哀樂相感之謂也王畿與侯甸無殊治也天子與庶人無二心也君子與野人無異意也故大禮行焉大樂興焉和同而化各安其

土而互相變豈易言哉如有王者撥其亂反之正以仁育之以義感之以信孚之止戈省刑生理裕而眚災不作必世之久化成焉然後可得而致也

黃薇香曰必世後仁者鄭君曰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鄭君注見詩皇矣篇禮緇衣篇正義然則王者承亂漓之後統天下以歸於仁非三十秊不可周秊亦如此也漢書食貨志民三秊耕則餘一秊之食二十七秊遺九秊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制言制國用以三十秊之通孟子言菽粟如水火而民仁班氏以解此經亦一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朱子論語或問鼂氏以為此專為為臣而發理或然也

王船山曰士出而從政則規諫以正吾君靖共以正同列修職以正有司守法以正百姓皆其任也上下正而道無不行功無不立雖然豈求之君民上下哉苟行不營私志不崇欲言必法言行必善行而正其身矣則上不我尤下不敢慢而於從政乎何有如其不能正其身也以私而背公以利而棄義以慆淫敖慢而自恣則爭於廷令於野而欲以正人反顧己躬先自媿矣人將繩我以禮而糾我以法將如之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孫夏峰曰魯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康子與冉子謀者固政也曰有政實對也而不知失辭也夫子嘗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故一聞其言而正其失曰其事也

王船山曰上下之亂也先竊其實而猶存其名竊之已久則竝其名而竊之至於竝竊其名而不忌而大亂遂不可解君子欲正其所竊之非必先惡奪其名夫冉子所議明爲魯之大政而夫子若爲不知以昭國典以正公私之名一言而大法昭焉此欲正其實必先正其名之大義也

黃薇香曰：集解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釋文引鄭君注：朝，季氏朝。政在季氏，譏因革者在季氏之朝，尤夫子所譏也。晉用刑鼎，夫子言定守唐叔所受之法；魯用田賦，夫子告以有周公之典在。率由舊章，聖心所樂。若有大事紛更，正當會集公朝，詢及國老，故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所以抑季氏，教冉有知國之舊典不可輒謀更張於私室也。鄭君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見禮檀弓正義。式三謂革故鼎新主於君者謂之政，常則臣下奉行者謂之事，鄭君注義與馬注通。

方氏觀旭曰：周氏注謂罷朝於魯君，鄭君注以冉有

臣於季氏以朝爲季氏之朝集注用鄭說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則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於家臣是其證也禮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早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金仁山曰幾通釋皆訓爲近以言不可若是爲句則四幾字皆訓近語意爲通定公問人之嘗言有何一句即可以致興喪者夫子荅之曰言不可若是蓋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限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於一言而興喪邪

用誥謹案集解引王氏孔氏皆訓幾爲近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竝訓近

蔡虛齋曰夫邦之興喪亦必由於積漸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分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焦廣期曰定公之問猶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耳謂有易視興邦之心者亦曲說也

黃薇香曰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安居憚忠讜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朱子語類燾錄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

黃勉齋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此乃所謂政

汪雙池曰葉公時遠人叛楚葉公問政蓋有意於服遠霸國餘風也夫子以得民心示之則得民心當自近始意謂能使近者說則遠者來矣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黃勉齋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大小有自然之

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要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鹿伯順曰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所不能割而坐隳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李厚菴曰欲速者心之躁見小利者心之私二者有陰陽之不同而其病亦相因凡大事未有速成者故欲速者其見必小心存於久遠則不爲利動故見小利者恆由於欲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

中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至於本章之指則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徑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

趙鐵峰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

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意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訾毁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荊蠻之豪喪其誇矣

陸稼書曰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眞人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眞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

馮厚齋曰人之生也直蓋天理也順理爲直未有逆天理而可爲直者楚在南服淪於夷狄悪有講學求直躬而至於悪父其過乃如此

吳可堂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

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資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徑抑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鹿伯順曰認直之差至欲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祗在形迹上比擬遂至於此夫子以隱爲直喝出天理之眞面目蓋隱非直而在父子則直也

張芭山曰相隱內寓義方之訓幾諫之道須想其積誠感悟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已之意此卽原來直遂之本性故曰直在其中非專指容隱爲直也

何義門曰何故隱正謂其事於理有未安自則就其

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卽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非所枉也茍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

彭醫問曰何謂直曰率性直也矯性枉也故忠告善道爲直激切非直也父子相隱爲直暴發非直也揖讓周旋爲直簡率非直也危行言孫爲直激論非直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

又時舉錄　此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此

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要所不該私意自要容處

又錄南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要閒斷若有閒斷此心便不在中國是此道理在夷狄亦是此道理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要要著處曰若要私心當體便是道理

又錄椿讀書須是自己日用躬行處著力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黏放心頭不可有少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急切處切宜體之

黃勉齋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

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豈外於此
薛敬軒曰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孫夏峰曰祇在平居應事接人之間操存此心所謂隨時隨事體認天理是也程子謂是徹上徹下語若曰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
李恕谷曰三者合則肅容以存心小心以善事立誠以接人而無頃刻之離仁其純矣
朱止泉曰居處恭三字最精最大中間有許多講習擴充省察克治涵養玩味功夫皆不離此三字起手在此結局在此非用數十年功夫透盡始終曲折不

能涵信其統會於此也

張孝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涵養省察之功於此爲切

崔後渠曰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

家慧思先生曰恭與敬如形影然未有內不敬而外能恭亦未有外能恭而內不敬者此與忠信忠恕之相關一也然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接物而言則

敬爲切自初學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故敬字功夫細密恭字氣象闊大先儒言恭敬之義不外乎此此章注云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四語盡之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行己有恥爲使不辱君命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汎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

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朱子語類時舉錄問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此章大段平實矣凡此節次皆是其要放平實去做功夫故每問皆下到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卻是問錯聖人云何足算也乃是爲其截斷也

孫夏峰曰非恥其卑汚恐行有所歉而已之分量不

完不但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是恥字作用即孝弟信果皆有恥中人也今之從政則無恥之流也

吳竹如曰所謂有恥非徒抱羞惡之隱也必其一言一行反之此心而無媿而後可為有恥之士此聖人言有恥而必實之以行己也

王方麓曰所以能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為

王船山曰士之所以為士孝弟其本也言行其實也而所尤切者莫大於無可恥可辱之志節以卓然自

拔於流俗之中自廉恥道喪而利祿重於是乎士行毀敗雖大倫虧損廉詭甚實而猶自命爲士故聖人之取舍必嚴於此　夫子惡惡之嚴於此見之而推其貧賤之原甚它義利而已矣義者恥之眞利者辱之本救藥世之人心莫切於此故莫重於孝弟乃利重而恩輕親可忘而於言行何有故曰人不可以甚恥

楊賓實曰言必信行必果之士一則未免有徇名之心以此示義於天下一則不顧義理之安而必爲之此其品之所以不足貴也行已有恥者闇然自修不動於名又知非義之可恥而不爲苟信果害於義不如甚信果也此正誠意之學閎毋乃優爲之

黃薇香曰士之一己練德練才所行甚廣以有恥賅之有恥則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所行之不辱者可知使事之大非特須諳練時務亦重風節懔然於此不辱能公所恥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謹厚者雖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

又僩錄問善人胡爲不及狷者曰善人衹循循自守據見定不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終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

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不得中道而與之如狂狷尙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如孔門祇顏子如此純粹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非剛介有脚根之人定立不住

朱子論語或問楊氏侯氏以狷爲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然狂狷猶可取也至於亞常則不可知矣故下章次之

唐荊川順之曰謹厚與狷相似而非狷狷者必乎己謹厚者役於物今人多以謹厚爲狷亦學問不明之過也

張孝先曰聖人所取於狂狷者爲其近道也爲其可

進於道也近道是其質美若進於道須有學力在

王船山曰天下之所以陷於卑下者讓古人以不可至而退處於今世是非之中狂者不屑也行所不逮志必取焉進而上取三代且不欲而況流俗之小功小名乎夫子與之引斯人以不自陷溺之志則性中高明廣大之藏尚有過之者也天下之所以流於靡弱者殉私利以遂其欲而假託於通人權變之說狷者不安也心之所信行乃決焉所不爲者生亦不以易而況流俗之幸成苟免者乎夫子與之明斯人有不昧淸夜之心則情中好善惡惡之眞尚有在焉者也

又曰雙峰說狂狷各有過不及處自是諦當然其下

過不及語俱因中字反形而出則是中行狂狷如三叉路狂狷歪兩邊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種見解但有影響了甚實義蓋狂狷兩分中行中立則是相敵之勢聖道之別復有兩道其視中行既已狹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其視狂狷直爲異端背道而旁馳也中行者若不包進取與有所不爲在內何以爲中行進取者進取乎斯道也有所不爲者道之所不可爲而不爲也中行者進取而極至之有所不爲而可以有爲且如此看狂狷總是不及何所得過同此一聖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不要求進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於天地至誠之道一實不歉便是中行狂者虧欠下學狷者虧欠上達乃虧欠下學者

其上達必有所壅虧欠上達者其下學亦儘麤疏故
曰狂狷皆不及而壅所過也
用詰謹案朱子云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
而此云狂狷皆不及者蓋謂狂狷爲過即中
庸賢智之過對愚不肖之不及言也謂狂狷
皆不及者以道爲準的而狂狷皆有所不及
也即夫子云過猶不及之義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壅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
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蔡覺菴曰占驗也夫子以爲壅恆之人必受羞辱此
理甚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必能恆厥德而
遠恥辱矣

汪雙池曰人心與天地相似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故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自中行狂狷以及硜硜信果皆期無失本性則聖人皆有取焉若乃物欲役其心私意戕其性則本性盡失虛夸僞妄何以能常夫藝以恆而能精德以恆而能進治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事無大小皆必以恆心主之今既無恆則自無一可爲南人之言淡可味也

唐荊川曰恆者本人心常理古今聖凡不減不增惟其有占有不占是以有能恆不能恆之別而恆道實未嘗公人也聖人借一占字動其本來媿忿之念可發深省

潘彥輔曰論語於六十四卦專舉恆者此教人主一

也主一是下手功夫而歸宿亦在此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故下手要主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故歸宿要主一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子語類錄𦙶大抵君子小人祇在公私之閒和是公之同同是私之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同一事而有公私

又錄時舉君子之心是大家理會此一公當之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亦便分彼己故有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朱子論語或問呂楊侯氏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爲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

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梁邱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

黄勉齋曰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呢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

陸稼書曰君子於人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爲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於人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爲不和方其同而無間之時亦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則爲和以私相合則爲同

王方麓曰宋杜韓范富四大賢一時並用於仁宗之朝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爲國討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小人乃誣以爲黨何哉葢號爲君子平昔持論

固不苟合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謁固小人之所不屑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爲黨雖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肎苟同於君君心非甚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寖漸而生矣自漢而唐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心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閒則可以甚漢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爲不獨切於學者立心制行取舍之淺而歎其亦有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鑑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眞西山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愿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致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茍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

馮少墟曰士君子立身惟求無媿於鄉人之善者足矣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善者既信其節操

又懼不善者疑其矯激善者既偁其寬厚又懼不善
者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終身不成此鄉愿之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也

王船山曰或主觀人說集注要此意若論觀人之道
則何不直觀其人之善不善而觀鄉人乎鄉人之善
惡瑣屑難知一人志行分明易見故不從其說以自
攷得失立論

用誥謹案或問云此章之說范謝得之雖皆
以知人取人爲言然是亦可以爲學者修身
之驗矣朱子蓋兼用二義集解孔曰善人善
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胡雲峰云
君子亦惟固吾有可好之實而要苟合之行

則可若彼之好惡於我何增損焉皆不主觀

人爲說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輔漢卿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才隨材器而使之而天下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惡可用之人

鹿伯順曰君子之心以斡天下公事爲主小人之心以奉一己私情爲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說而有

寸長一得皆收爲用主於一己情故非道極說而有
幹事之才者偏好苛求
又曰此所以君子在上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
治不必言矣小人在上天下人悉入於說之一途亂
不可言矣天下人歆不避上所難趨上所易豈直壞
士習遂壞世道
朱柏廬曰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並論者如喻義利
居易行險易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
使人判然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寒暄之異氣也
苟嗜利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矣苟易說焉
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愼厥與與君子同道即爲君子
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人知惡小人之名而不

知所戒猶病既施而惡影之倪不可得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張孝先曰君子循天理仰不愧俯不怍舉止自如故常泰小人徇人欲勢必趨利必附盛氣所形故常驕王船山曰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若祇在不驕上用功則且流入畏愞拘葸不驕是遏欲之效泰是存理之效須先於存理致功敎篤實光輝而於私欲起時加以克治則不驕也而實能泰泰矣而抑又不驕也和同周比俱然亦有泰而或失之驕者孟子亦微坐此病故程子言其有圭角其它如顏蠋嚴光則其尤也所以中庸之敎旣存諸靜抑察諸動然兩者或各有未至則驕之病小不泰之病大顏蠋嚴光之所

以賢於萬石君婁師德一流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朱子語類萬錄剛是體質堅彊不軟不屈毅是有奮發作興之氣象

朱子文集答曹晉叔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然後於仁為近若祇守剛毅木訥四字想像思量仁體恐要是理也

又答吳晦叔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忞縱而於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

蔡覺菴曰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遠實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

黃薇香曰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鄭語剛四支以衞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彊之名韋氏國語注剛彊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彊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左氏宣公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國語楚語下毅而不勇合觀兩文毅是果斷之謂韋氏國語注毅果也此毅之正訓說文毅妄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所決不合於義曰妄怒其以決斷爲毅則同剛者堅彊而不屈撓毅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毅之分周書諡法彊

毅果敢曰剛說文剛彊斷也泰伯篇包注毅彊而能

決斷也此乃統言則合

又曰中庸力行近仁剛毅者勇決於所有事能彊恕

能公私也甭篇言巧言令色鮮仁木訥者眞樸以立

心不飾僞不售欺也

談理戰國策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

陸稼書曰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以利口

然則忠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黄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

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彊剛毅則亦隨事

而書見有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王船山曰士而能如是以居心因而能如是以形之容貌辭氣則氣質養於中和而不失其敵篤亦可想其所施之不妄矣於朋友切切偲偲以義合者義之所形無不極也而戲笑之情且詘於兄弟怡怡以性合者性之所著無不洽也而規諫之意若忘此存理之至加以析理之精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惟吾意而施之者也士亦求其所以能然者而已

陸稼書曰朋友性情有剛柔之不同病痛有淺深之不同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其中分數須當酌量

黃薇香曰集解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案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見詩常棣正義所引鄭君注切切責也偲偲彊也見陳用之注式三謂切切偲偲怡怡如由學問貫積性情涵養而得之所以謂之士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朱子語類燾錄問集注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又云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

又廣錄問如何限七年曰此等須有分明界限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班固推出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七年之類亦如此

葉知道曰鄢鄐之戰有司以者三十三八而民莫之

亦孟子所以言民親其上死其長者必有以反之也晉文公示民信義與禮猶能致城濮之功況其大者乎

鹿伯順曰善人教民非爲即戎而言可以即戎者即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撻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有本領培元氣者即所以壯神氣也

王者蒞民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即戎而教也言善人者見爲之有本既誠心變民不能行也若極文之節制乃是爲戰而教豈眞知所謂教者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王遵巖慎中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者甚矣爲教如此然爲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爲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即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嫻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

論語子路第十三畢